

16
2798
8



16
2798
8

黃漳浦集卷十四

論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論

道不足以立人則聖人不以立教非聖人不以立教天固制之
聖人亦不能違也何也聖人亦人也聖人者以人而溯天多有
所未明於天以天而治人多有所未明於人自是而學出焉故
學者聖人所與天下共相明也子曰夏道尊命殷道尊神周道
尊禮未瀆神而強民夫人神之間天道存焉然而古之聖人以
爲是足以施化不足以立教故一本其道而歸之人倫人倫者
天下治亂之所大歸而聖賢帝王精神之所萃也虞夏以前宗
黃而祖天故二典之言皆準於天準天而易禮樂之道出焉虞
夏以後宗夏而祖人故誥誓之言皆準於人準人而詩春秋之

昭和十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
購求

道出焉故易禮樂詩春秋者此百世而不復改也易立於上禮樂行於中詩春秋者經緯而出之聖帝不得則無以治素王不得則無以理卿相匹夫不得則無以共濟故易之首乾坤詩之首關且春秋之首天王君臣父子夫婦之端其義一也幾微之差而亂賊夷狄鳥獸之禍種種迫焉故周之禍必有兄弟也其詩始於常棣秦之禍必有閭樂也其詩本之寺人二南黜楚而存江漢故楚卒滅於秦二雅首周而終召□故燕最後滅此數者詩之難明者也然其易明者則不過在於夫婦兄弟君臣之間春秋之有霸而後有強臣有強臣而後有夷狄春秋之易明者也其春秋終而後秦祀起秦祀歿而後漢室興漢室興而後新室閏此春秋之難明者也然其難明者聖人不樂與天下共明之而其易明者不過於君臣王霸華夷之際故人之有人倫

言天之所論也天論不可見而人因以爲學善論者不言學善學者不言論故聖人之學皆有所不得已也五子之作旣以明夏聖人不得已而後學詩洪範之作旣以明殷聖人不得已而後學春秋十五國之詩千八百國之春秋旣以明周聖人不得已而後進退乘除之聖人之不得已則皆以爲人其皆以爲人者則皆天也人道不明則天道頓息天道頓息則雖有十百聖人不足以救一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夫自虞廷而後黃胥而降二十二人之澤開十有二事之源作誦說不寡講論日多而洪水鳥獸夷狄之患亦與世俱起矣夫豈自繩契而前盤杆以始無陷溺淪胥搏噬構爭之禍哉禍託於物者與物冥之而物不爭禍託於人者與人冥之而人乃戾聖人旣不得與物而冥人故不得不與人而明物嚮使禮樂不作易詩書春秋不立卽

使胥農復生困敦再帝卒無以不噬不搏者伏龍蛇之威脫虎
兕之距也况欲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尋三代以
上經世立教之旨者哉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求諸人而以正人雖聖人不能也不求諸人而以正人聖人亦
不之能也正己物正則大人而能之何也人皆以我別物物亦
以彼別己彼己兩別則共正之源交責交諉而兩無所取正已
而物正者不以己求人而使人求己人求我所爲物則物各得
所爲已易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我正者之可以正彼我
不求物而物自求己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傳伊是也詩曰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言我與物其則非遠我正
則彼正彼此之則可以互取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周文公是也

周文公之治晝不改冠夜不改舄可以爲正矣而近不能正管
蔡遠不能正徐奄詩人哀之乃爲狼跋之詩傳伊躬於草野非
耕不食非鑿不飲涓志一介鏤書於版耜而讀之可以爲正矣
而顯不能格桐宮之志默不能辯孝已之誼後人疑之乃遺論
於鼎俎物色之際夫此三君子者天下之大正人也其正之而
或恐不正者天下大不正之事也三君子知正天下之不在於
物故蚤思而夜寐取諷於金礪致規於繩木知正已而物未可
遽正故抑而爲訓誥揚而爲斧斨由是而思已正而物正者不
妨以正已而正物者也正已而正物者不妨以物之不正而重
責已也以物之不正而重責已者亦不妨以已之正而爲物責
之春秋之道不大正物而大正已不以物正已見物之正不正
而已從可知武氏子來求賻天王來求車來求金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來奔鄭詹自齊逃來其來之非正必有以非正而來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已而重責已也不以已正物見已之正不正而物遂可知者公與夫人遂如齊公之喪至自齊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公至自會意如至自晉其往之非正必有非正而往之者聖人之詞若不責物而物之所以不正亦遂可知也聖人之道常主於正已而其用必見於正物故以正已爲之衡以正物爲之權衡立則權繫權動則衡見權衡既定而後銖兩各正斗斛不爭日中聚而日昃散聖人則不之知也聖人曰吾特正其權衡而已矣當其感物之不平揣衡之未齊前卻躊躇研心竭思入於纖微則此非偶然而爲之也故聖人之正已則有三道焉反已一也克已二也盡已三也不反已不足以銷諸逆志故兩階之來格取効於三旬因壘之降崇收功於退舍不克已

不足以齊諸等遇故楚莊哭於廟而晉人改師齊頃卻酒肉而諸侯不犯不盡已不足以通諸物性而贊天地故公旦避東土而得風雷仲尼尼行間而陳禮樂聖人之寶此三者以順天下而洽衆志故使強者屈其力狡者絀其知反首革面者皆去邪於詩而歸正於春秋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與鬼神皆懸鑑於貞淫操權於予奪默爲繩削而不覩繩削之用者也今日大人正已不俟正物而物自正帝之衣裳不改其服堯之璣衡不改其則胡爲乎矢甲於涿鹿之野勞師於苗山之陰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聖人者貴本天以出治不因人而立制因人之制治一時本天之治制萬世古者天下象氣未開未有狙詐奇衰之事聖人以

爲天下不過方員平直而止觀於日月晷影中星潮汐以制爲
規矩準繩以裁天下之器成百世之務此數者非器也而天下
之器總大焉者以爲是天地日月流峙之所託而天下狙詐奇
袤之所止而不過故萬物取正於聖人猶萬象取正於規矩而
聖人之匹大於天地猶規矩準繩之在函蓋之際也易之稱乾
也曰剛健中正其稱坤也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中正則直方
直方則必大天下之變綜於正道術之正宿於大故曰正大天
地之情可見矣易與春秋兩者天下之大器也天下方員平直
範圍曲成之治不治則必歸之於易天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
旁行雜越之治則必歸之於春秋易與春秋各治其正以正天
下故春秋係王於天係年於元首春以正不正則不元不元則
不天故易之所進春秋亦進之易之所退春秋亦退之天下而

有聖人出則天地必擁二大而歸焉仲尼者天地之所歸大也仲
尼傷天地之邁阨王伯之雜揉故參兩大象本易器以爲春秋
春秋之實二百四十二年參之爲規分之爲矩上準之爲準下
繩之爲繩故參規之一而小白告終兩矩之一而楚子伐我四
小白之年而準居攝之周公八伐我之年而繩居攝之似周公
者此其器非仲尼莫之敢取也天地已奉仲尼已取之故以不
王不伯之身執器以正天下而有所不辭故仲尼不出則列聖
皆天仲尼已出則列聖皆器也立契執規臯陶執矩益稷執準
伊傅執繩此四者仲尼之所分治仲尼則亦大居正焉而已矣
天下至正所在絜黍之差則大於鵬體管子曰減溜大成鳥飛
準繩夫減溜之有規矩鳥飛之有準繩此有以意起而不可以
法理也意之所起法之所不止不受其鉅利則受其巨弊故以

管子而治諸侯則自桓公而內桓公而外方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諸侯則自周公而下太公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以管子而治大夫則自開方牙刁而上方員平直管子皆不得而治之以仲尼而治大夫則管氏而下隰朋甯戚而上方員平直仲尼皆得而治之故有十七年之相西南稱父不能制一奄人有三日之卿片言而誅正卯有十五合之盟主兩定王室不能保一友邦有攝事之身一日而隳兩百雉有七十老吃宮府無間者不能別姑姊妹之行有數日之司寇不殺不怒而走公慎氏之妻夫是者豈其才之有大與不大哉其規矩準繩之有至與不至也規矩準繩已極其至則匹夫之日與聖人同用鉞斧戈斯之所不施聖人將以不治治之故聖人者藏器於身待時於春秋易之方員環極而居繩直於始


復準平於二濟先內後外聖人之所藏器也春秋之方員存於隱顯懸繩於聞見納準於不聞不見先近後遠者聖人之所待時也藏器則不括待時則有獲故曰鐘鼎時振金石時泐規矩準繩日治天下而表裏無缺然則管子不治桓宮而保十九年之業仲尼治費邱不百日而婦口出走規矩準繩固亦有缺與曰是固有大焉者執之屈伸藏見與之合體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兩朝盜臣論

古今天子困於者四代八主矣而我明爲甚周人禮樂繁重厚於壺德諸侯錯繡與戎雜居驪山濫鄭之禍幽惠受之然皆無損不至於大故何也文武之澤洽於函夏諸伯叔甥舅犬牙相制所維持之力誠固且至也漢人開國不藉白登而

后稍用婁敬之策至於元狩而降兵威遐暢漠南庭空施於地
節五鳳之間呼韓入朝谷蠡入學迄於末葉赤眉白波鼎沸蝸
鳴卒無有 之徒得窺內地逆我顏行者雖曰氣運使
然而衛霍李竇之力亦焉可誣也自春秋迄於懷愍千二十餘
載劉石乃亂又八百二十五載而徽欽北狩其興也皆有攘伐
之功橐鞬及於王庭其衰也皆有馮依之執仰沫及於馬李藥
師冒雪而擒頡利雖有吐番突厥不撓三遷之師郭藥師浮海
而約女真雖有宗澤李綱不奏黃龍之捷觀於侯景之圍梁武
魏王之執江陵則華夷之防著於兩代燦然睹矣故曰豺狼之
性可獵而不可狎龍蛇之勢可遠而不可參我太祖初破燕都
密勅中山王勿執元主縱之漠北及正統之難也先猶垂鞞掉
尾以思舊恩今復百八十餘年而 之 取我二京

嗚呼高祖取天下於羣盜之手王師過江北未嘗血刃義旗所
指郡邑迎風今天下又託於羣盜 因之拱手傳檄簞食壺
漿若藉明興之 胥舉而遷之者是豈有中山之仁開平之勇
爲導其前矛擁其後勁哉曰禮樂不修而征伐委墜盜臣多而
民風煽也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自二
十年以來非盜行無用非盜言無聽縉紳之門非盜不行皂衣
權璫趨盜如風當崇禎時烏程宜興費縣德州金谿淄川韓城
武陵井研相繼爲政一命而上胥用黃金椎埋之徒至銷毀佛
寺取其泥液以資羔鴈宏光一半載間貴陽懷宣富順霍山布
列要近江南杼軸爲之一空自輿臺走卒指日縉紳以爲奇貨
武人坐飽動數十萬舟重不載輒下河伯以當楮幣其君子帽
帽苦於桂玉其小人睨睨意於庫藏漢人竭府藏以事單于單

于至爲錦馬繡柱日費大官之半然其宰相率用經術文采之士銅臭司徒指不再屈或卒罷去唐人竭府藏以事戚畹戚畹之家築一小室賞賜動數十萬然其宰相多有奇能異畫或不類當時得執白麻批黃紙動色爭之雖罄子女玉帛以與西戎猶從玉關外犒守疆之吏今天子將相各共愛財財入輒不可出譬之撲滿投錢其中錢滿而後撲之取其滿貲而破其虛器也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交征利者盜賊之道也盜賊者之所惡也

書品論

作書是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間爲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喜此業只謂釣弋餘能少賤所該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餘閒不妨旁及趙松雪身爲宗藩希祿元廷特以書畫邀價藝林後生少年進取不高逞逞以是膾炙前喆猶循五鼎以啜殘羹入閨門而懸苴屨也余自歸山來作書不逮逞時而泛應益衆猶君山之笛安道之琴時時不拒耳然自是著述意倦講論期疎風日氣調筆研具采屬致及之似有波瀾每遇敗素惡楮羅列當前潑墨塗鴉真爲市朝之撻又自古儁流筆墨所存皆可垂訓如右軍書樂毅論周府君碑顏公坐位帖尙有意義可尋其餘悠悠豈可傳播去年初得一帖極是佳本人手便臨子敬洛神右軍曹娥至十數帖甚無要緊何嘗見刀劒窓几聖蹟神銘留至今日近來子弟間有雅好祇看標題不辯法意間談法意不尋文義雖把筆握管俛仰可觀自反身心有何干涉某廷試時亦嘗竭

力字規剜心墨矩撤榜之後閣中尋卷全篇之中分爲數段或亦嗜痴以文義見私大約風塵何關出處人讀書先要問他所學何學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後淵瀾經史波及百氏如寫字畫絹乃鴻都小生孟浪所爲豈宜以此溷於長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詩初成抑如曩時長篇間就倩手無人濫草難讀筆精墨良值於几案如逢山水時重遊之耳雅尙之倫便當尋其意義別其體况安能闍然食汁腐毫與梁鵠皇象之儔比驪齊轍乎

老大人著些子清課便與孩子一般學問人著些子伎倆便與工匠無別然就此中有可引人入道處亦不妨閒說一番正是遇小物時通大道也

凡辨法書以倉頡大篆第一籀書次之小篆爲下隸書石經三經劫火今所存者皆唐人補作無復古法

孔廟祀碑亦算首所書不出鐘手楷法初帶八分以章草急就中端的者爲準曹孝女碑有一二處似急就只此通於古今餘或遠於同文耳真楷只有右軍宣示季直墓田諸俱不可法但要得其大意足汰諸纖靡也

草書以歐陽詢初集右軍千文爲第一懷素最下大要少年長者都不可作草書司馬君實程伯子最得大法章草晉魏以下無復佳者張廌陸雲所存不多時人唯有雲間周思兼備臻妙詣今久不可得吾鄉謝公嶼章草亦足名家晉江黃大司馬時亦爲之然多葛龔不盡合手

八分以文徵君第一王百穀學薦福備得大旨惜其能多分於八分却清截迥媚亦不易得今時唯南太史中幹意度極佳能

加損小篆自爲行幅

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月輔茂俛仰操縱俱不絲人抹蔡掩蘇望王逾羊宜無如倪鴻寶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氣太渾人從未解其妙耳

劉殿撰書圓秀與董宗伯同風此亦秋河家果庭所翫前輩盛推黃平倩邢子愿兩公不作真楷不得備論劉魚仲諸體備有源瀾近頗汎濫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只有肥瘦肥者右軍之師李衛瘦者率更之變右軍除此兩途別無正法不旁及也古者男子四射六御則弓矢輪轆輕重曲直皆須別察使其微不至今既舍射御以專法書則筆墨研楮勢難輟論某生平書不擇筆則楮墨研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書懷諸薄劣大作礪人今別書諸條以待未應紙以延汀籐角極精堅者第一鉛山本

紙稱毛邊中有羅文者第二會稽籐料公文紙第三餘杭細領絹第四餘不中書四川薛箋無色者頗中書高麗紙粗硬糊窓較本之用不可書也大書以會稽籐料方丈成幅者爲佳

筆法極難齊如初唐人虞薛歐褚所用異筆大率不出右軍之舊須圓健尖齊束膠甚堅握甚小比來縉紳不書小楷長安貴人四行一札黃平倩而下至米友石皆用白羊毫王百穀用白羊毫間以麻苧董宗伯時亦用之此皆大書寸咫而上古人天子書與羣公一札十行如此筆墨豈足貴乎

陳雪灘書倣趙松雪筆亦用白羊毫殊不稱也近湖州有大小純毫皆裁狐兔俱佳但難多致耳

時墨倣古多佳無甚堅者南中舊藏時有堅墨今於京師括風凝寒動成龜坼要其大體以元亮清深爲本桑林里舊匠葉玄

卿第一程君房精綻細墨第二方于魯舊墨色陳新墨濃脆貴
人所需非文韜之使也要當見其佳耳

研材自以端坑子石第一坑中子石勿別上下或以水底久濡
出而反燥或以上巖面土出而反潤但是子石則含孕最固光
細發墨便足收耳巖材亦多佳者而子石殊少近楚隨以西亦
多琢樸徒取星暈無關玄理大約此翁耐久久則難變也無須
探討耳

吾生平不料理此事在仕途翰苑中十餘年未嘗收人一硯壬
戌歲予初選館莆中林湖長貽余一硯莆爲硯藪林又名士將
行識別予竟以無故取人所珍追至彰義還之甲子旣散館有
清客朱振渠來貽一硯外環青石撰爲海燕葡萄中涵馬汗周
如鏡許欲還之而其人已去比歸山竟封付長班不攜也數月

前入郡值周巖父乃郎過故持一硯作兩環肉好相亞文如玄
中背倒勒萬歲兩字云是宣和內物巖父所遺存識故知然亦
心載未敢終須也凡自身外悉爲長道如我心中寶藏無量用
其長者不光非其寶者不良不過隨人攜帶筆楮研墨因彼自
得吾不憚賤吾爲之役耳閱物漸多所識非淺聊復廣此以證
來人

解辯命論

臣觀管輅炫才揚已鉤幽厲聲有至人之道而無其致燃膏及
灰以底於燼而壽四十八官至少府丞不亦適乎然而哲人猶
嗟其命責責報施復襟不淑使仲壬有舟劍之疑子長負膏肓
之惑每觀古昔人倫明沒苟非乾坤締造之時神哲規旋之日
聖人以下往往自致窮通完毀皆眠其事非有一切陰著之令

云嘗研五運四方之秉薰赫之數炎上最榮曲直次之潛存之體潤下最恒從革次之然而木次折火最先天金次堅水亦最壽故知闕塞起於崩流朽柯生於敷落不戢有自焚之嗟攀登有墜絕之誠所從既親軀體易焉所以伍員酷烈不化於浮江正則露才沉身於懷石主父麤揚卒酬鼎鑊之烹賈傳銳標終殉痛哭之旨長卿死渴於文園子雲俘珍於新吏凡此數子苟戒和羹以馭銜嚙皆遲來福不藉於禍及乎君山簡率躅棄於六安敬通昧幾錮身於北杜劉子政之輕嘗辱軀不效杜季雅之屬厭五世用哀子璋硬礪而蒙殃元叔疎虞而沒齒暨於文人材士轟口射日各僂神以威心亦驕魂而訾魄一司之權視於天地此則禰衡所以狂悖而取誅丁廙所以扇動而鼓斃也由斯而談盜竊貨而售主人竊材而售天變色則來疑疾言而

攫戮雖工智以莫辭豈泰壹所能說哉乃如踰險之跌異於墜車巔厓之居殊於飄瓦李廣遁騎轅生擊隼白衣帝會亭伯之終窮嚴霜瘁柯酈炎之橫死無妄而災時亦有之復明去殃未之聞焉信以此故延之執辭幽士椎胸潛夫仰屋榮槁彙於紛枝聊賴於女子以臣所見趨舍在人太上元感其次知幾豈有呂尚翦翅於鷹揚鬻熊捐書於城旦苦縣之長跽武於長岑方城之隻軀軀於狂行哉核諸髦俊皆負世選非必生與殤厲同宮胥靡共藉然而聲絕於隆隆患生於泄泄因璧爲瑕湛腴是毒苟其初出於塵途捐其紛網輿聞蘧氏之音歌同林類之旨未見夫黔羸之使從前後以準繩司命之徒執繒弋而上下之也是知經緯在乎物爲始終紀乎造化劫揲出而吉凶陳雜揉生而成敗見好醜失乎虞淵是非寂於寤言子曰可與酬酢

則可與佑神矣富貴貧賤禍福壽天生於酬酢者也降祥降殃
生於神者也夫人愚駭於神而酬酢於世探無兩得之丸居有
屢遷之地緒橐之天不已哀乎故曰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又曰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曰襲常信茲言之大辯恐夫
世之未譬故復解曰子猶射矣觀射之發矢與的構拆正飲羽
固非天從激未背趨亦非鬼置固末路而中虞或離弦而先覺
得喪之間豈曰命哉若夫塵颺之不時壞折之猝至蓋偶會於
百千是無當乎多寡是以姬公善挽尼父善樹夏升階而揚解
武降壇而飲羽伯夷矯枉發鏃而上馳伊尹竒能叩輪於三去
柱下善韜夷吾善試陶朱捐耦於由基盜跖倖金於傲羿魯連
射隼不斃以爲奇季路穿揚百中而不真顏冉遭其拆膠孟荀
值於颺起驕子偶發而連鴻庸夫十挽而一至此夫吉凶得喪

從違之大概也乃如元斨接踵而巖耕渾敦聯裳於康路將在
我之無權但有初而已已所以能人屈伏扼腕於無何志士旁
觀潛然而出涕夫命之所極極於受符命之所窮窮於牖下然
而玉門之羈服於三分金滕之章還其元子所以貞吉獲命於
小星而悔吝生於江汜奉若首隤於湯謀而慚德及於南巢衛
憚兵臺子曰由其死矣冉耕移疾子曰亡之命夫夫一盡也一
以爲天命一以爲人事可不悟哉今夫束修磨礪夸服風世動
與聲而相媒入與施而爲計擊組於樞葺纁於襦所以爲貴也
建在金而歲穰陰在卯而繼惡貴出糞土賤取珠玉醯醬干城
卮茜盈石所以爲富也巧算工意望集馳眎擇地而躡蹤奔時
而遺履所以爲達也專氣致柔養冲及盈鶴舉而龜棲綏絃而
蒸菌所以爲壽也然而盥耳之行棄蹤於璇璣曳尾之流惡尸

於文錦烈士導生必逢怒劔介夫授食必至捐軀所以鼎俎不
邇於申君衿衣不蒙於巢父六英五石不餌於荆卿九錫三命
不加於鮑子如使季札取師於齊景黔婁倣績於田常共姜羨
行於夏姬顏子湛心於彭老如俗所誇未可知也夫以一介之
士壹誠之故天子不能使之貴上帝不能使之壽何其事之勒
於神而人之侔於天平如謂榮枯終然不變一受成形作而莫
易將使秦伯纘緒不可以爲王延陵受國亦終於無土王子死
諫於虞廷夷叔奉薇於納麓恐易地則皆然非異形之殊辨且
命富而不貧命貴而不賤則楚靈長宴於章華懷子厚終於曲
沃雖復姬誦而蹈秦嬰老耳而躬受桀猶得以几文貝而重越
玉還嬰孩而膚冰雪也人亦有言仁不富以其鄰義與生而爲
寇審膏火之分操故涓涇而異效首陽之歿豈逆施於夷齊陋

巷之居豈橫加於原憲哉各有厥湛所自處耳故富貴貧賤窮
達生死衆人之所歎聖人之所晰也仲尼在周必不得王游夏
在魯必不得相然而聲蜚於鴻驥價馳於珪璋各蛇體而麗文
逐雞棲而鳳騫由斯而談孰爲尼焉所以飛霞霽威於貞松蒸
火摧權於結綠應龍失水不腐於枯河黃鵠負殃不離於魚網
或因事之差池亦隨機而假化奚亡號而始遷望俟清而繼合
盜白首之會嘉而五羊之邁厄哉先出而薄收輕舉而嗜利所
不屑也若此者社宮不及於負羈亡戎不俘於由子蘇季揣摩
於罷歸孫相懋修而終起是則殮璧無明必有伯陽之羞曲席
無營亦老反衽之域烏集不更將棄於入秦罷邊發策亦終於
牧豕也然而之推飄舉旣捐死於烈灰韓福遺生乃償身於毛
羽冰雪在胸則烘爐艱於燎槁焚舟於壑則滄海罷其稽天故

蹙頞而膺封不謀於唐舉鴟夷而去越異禍於文君亦所志之
各行而御軌之殊狀也夫頸處險而多癭髮煩衷而變素怒踰
負而破陰志驚賊而爲狂皆非鑄而受形固乘樞而發鑰所以
才士驅命於風雲談士造權於河漢聞士傳響於鼓鐘勇士裂
爪於剛戰道德之門閭澹而無稱仁毅之塗霍拓而無成乃謀
榮寵於仁毅營厯厚於道德猶鑽柳於凌宮鑿冰於火井支吾
於其前而疑怪於其後也今夫張董開隧於主家侯曹繫招於
闔寺折枝舐痔必割金紫之肪豢狗飼姦必浸澠林之漉冠觸
鹵而已麋輔屬脂而卽合此則富貴之相於淫人君子之家於
貧賤寘若眉髮不可易矣如使張儀斷舌爭富於商於彭越釋
戈延華於東閣去病耕牧而享平津次公綱紀而聲最牘信前
準而後規遂左投而右獲是則命也然而不然者此則白君震

主必伏刃於杜郵鄧子多貪必餒身於南蜀夫寵衰而怨生功
危而毒至卽客死之乖符衄凶之殊表豈不顛躓流離覆宗而
湮祀哉若夫天下哲人常少庸人常多故重華立而元數升尹
氏尊而姻婭進亦物彙之相能而人官之互峙然猶未見夫饗
餐禱杙易世於堂皇而伯益伊臯櫛尸於洞壑也是以聖人盡
性而符天賢人盡事而符已愚士象罔匹夫嘗試故白環貢聖
而爲禎樵夫得之喞喞於妻子烈士麾金而不顧臧獲得之矜
持而竊昧命繁齒於家人道竭神於上理所以有鰥登庸不假
庇於皇穹良弼收築不私疑於寤寐龍虵之蟄豈先誦而後伸
辛研之能抑前貧而後富哉攷其所然晉卿誨盡於日夜若敖
兆凶於荒谷賢媛闡微於蕩心良史徵幾於舉趾或茅積而已
釀故見端於有似此夫子所以覆醢而懲羹掩目於望馬也且

夫撓盆之水方銳而易形苦澤之波鯨鱗爲最沸土爭機於亂絃力稱強而久眎商臣歷祚東丘厚生固其所也若夫忽絕之朝而綿楚祀放殛之下而保凶終則孤竹之裔可望之而傷魂華裔之徒亦馮之而告哀矣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太清無鄰所以致貧極口危行所以致賤朋絕獨從所以致窮勞神鑿竅所以致夭以其所必致合於所不爲賢士鮮終豈不諒哉近世則有歷下攀龍河朔盧柟皆剖精於鴻濛裂彩於天地然而鋒稜旣缺跣跡終跌相次殄絕榮辱偕灰一行之差百咎俱集洪範曰攸好德則錫之福無逸曰生無逸亦罔克壽然而好德未必福無逸未必壽言天道之莫馮而人事之難悉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有道之士不自處貧故無富不自處賤故無貴不自處窮故無達

不自處夭故無壽考樂歌而爰兔休兼葭作而黃鳥息甫田之狩豈數值於獲麟夢澤之采豈遂絕乎飛羽哉

辨

聲無哀樂辨

聲猶臭矣聲之有哀樂猶臭之有甘苦臭不無甘苦何云聲遂無哀樂也夫味以甘苦爲主然而中苦者不甘聲以哀樂爲主然而中哀者不樂詩詠茹荼羨猶薺之甘易稱鼓缶繼大耋之慟言甘苦皆中於性而哀樂時寄乎聲如聲不能使人哀樂則味均不能使人甘苦也會子含憂蓋七日而不食中山聞樂甫操絃而綴泣非芻豢之變而膠毒管絃之更爲縲紲也情極於中則物閉於外情極而勢不移物閉而體不變聲臭之自然豈爲嗜聽者改度哉稽生曰夫味以甘苦爲稱聲以善惡爲主善

音此猶言人以妍媸爲主心以愛憎爲用妍媸自定於形骸則無係於愛憎愛憎自分於所觸則無關於形貌要以當世之喜慍無當於中耳未可謂名實之俱存情形之互察也夫聲有哀樂色有慘舒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及情而名存焉聞聲有哀樂受色有慘舒觸貌有榮瘁此三者皆不在形而實著焉揆景以表形緣名以測質故萬物之情見也味有甘嗜而甘之亦曰甘味有苦毒而寘之亦曰苦苦甘苦亦有出於嗜性哀樂何必絕於聲境乎且善惡比之甘苦哀樂比之喜怒喜怒之不可以爲味猶哀樂之不可以爲聲然則但云聲無哀樂之情味無喜怒之性何以云味有甘苦之味聲無哀樂之聲也夫謂聲之無哀樂者向謂聲之不能使人哀樂非謂聲之自無哀樂也如使聲

必能使人哀樂則孕婦號泣不動色於受辛秦青善謳不破涕於齊婦遂謂孕婦無酸楚之情秦青無飛揚之旨也如謂聲音必自爲哀樂則洞庭之竹皆含湘君之悲嶧山之桐皆習虞帝之怨然後可披以徵羽之音表以疏越之韻耳夫鼈靈之鳥不必多悲而其聲切者近於哀也飛駁之噪不必多喜而其聲解者近於樂也聲不與情涉則但稽其聲不當離聲以責情情既與聲通則竝吹其情不必隨情以徵聲故謂聲之有哀樂者非謂器之有哀樂猶味之有甘苦者非謂釜之有甘苦琴瑟不必垂涕而含淒切之聲錡釜不必流涎而調濃悅之味味入口而輒嘗聲入耳而自覺既所使之無權又每出於異體要皆以無情自動俱有舒慘之施何得云一體所出不當獨含哀樂之理也必以飲泣爲哀之旨自得爲樂之故則笙簧之不能啓齒絲

絃之不能掩涕蓋可知矣胡笳羌管氣寒而聲幽操危而韻永
譬之於物若駿馬之嘶邊罔象之泣海故以爲離家之聲齊瑟
秦箏抗警而墜微徽繁而指激譬之於物若珠人之入淵淒風
之發澗故以爲憂生之韻是以素女鳴絃黃帝滅其半聲雍門
奏瑟孟嘗潛而下淚皆深感於哀樂非徒取乎善惡且以善惡
爲聲之主者聲之感人維當在善甘苦爲味之稱者味之感人
維當在甘至善之音無別於哀樂則至甘之外無分於辛酸也
夫聲有清切平緩而同宜之哀樂味有甘苦辛酸而同劑之美
惡聲色臭味皆以善惡爲主視聽飲食同以愛憎爲用善惡之
爲衆主豈獨聲哉且善惡之非哀樂猶啾鷓之於啼鳥噪狗之
於鳴騶在聲氣之自分非一類所能槩也夔搏石而舞百獸曠
動角而翔元鶴同之善而有哀卽延之寫濮上褒姒之喜裂繒

同之樂而有惡哀有善哀樂有善樂哀樂有互聲善惡不並載
故哀樂不以善惡爲代也聲去惡而主善故易淫淫而後悲懼
遞用酒去惡而嗜美故易醉醉而後喜怒雜施是以聲有三歎
之樂味有百拜之酒詳哀樂於始聽辨甘苦於一啜安在酒無
喜怒之味而謂聲無悲懼之理乎若云五味萬殊大同於美曲
變雖衆大同於和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則
辛酸鹹淡同盡於美激揚淒切同憩於和此商人所致頌於清
酌尼父所慨羨於關雎也若夫昌歎獨奏文王不知其辛苓莩
互嘗炎山不知其苦曾參歌長楚而有鹿鳴之聲少婦頌由房
而作有雍之聽此亦小遠於人情大乖乎物類矣使夫隨曲之
情罔盡應美之口不絕此必有濃情蓄於域先餘悃綢於境後
所以天子觀韶三月而不食大舜聞鳩十日而下涕皆所得之

既殷不與物而俱徂故聲往而情猶宿也是知音有雜緯不可
槩經以太和聲有實音不可遂刊其虛謚苟復強以致功故難
明其獨體如知體之有常當入耳而輒覺雖復聞哀而笑噉聽
樂而悲零但不入於此情會何爽於彼聲哉聲動於無情性移
於所習各以樂而興哀隨指哀以爲樂倚房長思興羨於鳴琴
樊嚮聞悲共讚爲絲竹淫者善思思者善愴禍亂之生所自來
也向謂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止於靜躁將謂酒醴之
性止於甘苦量之應酒盡於欣厭何以遂至於亂哉夫舜夔異
德操樂不同而同之正鄭衛異風操樂不同而同之淫艷彼則
醜此崇前則戮後所以平公屢歎於祈聲魏斯恐臥於古樂如
使襄涓之巧能移唐虞之音易簡足以平其君心靜重足以正
其下志汰哇奢以歸和蕩穢吹而發籟百姓共聞內外則之三
皇五帝不絕於今又何怪焉阮公曰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
文繡食以梁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
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
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皆非有憂
者也則此樂非樂也夫音以善感爲至妙感以垂涕爲妙音低
回激楚擅郢中之歌慷慨流連發愍主之歎由斯而談則聲但
有哀樂而更無善惡也先王知哀樂之中人甚於善惡故中以
制器平以調聲器取其不越聲取其不過女權盡於芣苢男憂
極於蟋蟀咸以調哀樂之音籥悲愉之節也又何云聲之無哀
樂哉

考

九邊兵餉考

甚哉持滿者之難也方國家之初載創建方新戢橐非久勝國之裔亦數數不靖邊塞周垣營壘之數或間百里曠如星夕諸邊臣闕然守其尺籍蓋亦翹關相視無異也於時九邊軍衛額兵亦八十萬焉副其半一歲頒賞僅二十萬金既乃稍增至四十萬所食屯田民運輸粟中鹽不知凡幾而太倉晏然卽今馬價已當昔者九邊之奉矣正統而後稍召募有所增餉然而于忠肅所議派京軍出助諸邊於餉不增士亦可以漸練而談者又以褻國體攘邊功爲嫌行之不數年輒罷自是京軍不出國門日敲委而九邊緩急輒移調靡餉無算至今日極矣當宏正時

所給年例上下非遠僅四十三萬食屯鹽開中如故方其時亦有東西六部火篩之侵陵罕慎瓦刺之用兵而故額所加率不上二三萬至嘉靖稍增至五十九萬於時吉囊虺蟠於河套俺答豕視於豐州青赤兀慎把都那林吉刺之羣桀驚於北部天子用戒乃大治邊繚垣千里而奸人不禁遑遑風逸導諸寇出繚垣之外三四年間續發帑金六七百萬加餉至二百七十餘萬卒無所佐諸健鬪庚戌而後益募諸道兵及各邊銳卒入衛置三輔經畧出京師以練邊軍制置益多大率與戶上下視其鳴鏑以爲走集去則隨已於時樞臣亦言精銳入衛則邊鎮勢虛援者告勞調者告費數年之間動散七百萬緡不如本鎮抽補餘丁歲可省十之六七也又後數年乃命諸鎮各練戎卒而戍卒懦久不可驟鼓蓋終嘉靖之世兵餉年例至二百八十餘

萬而當時所議復河套大創 東備朶顏西置哈密盡仰於此
矣天惠中國 雛懷音順義款塞今六十餘年又以顯祖之
威首靖東域梟王杲破兀堂中平噶播再拓河西正莊涼之界
定朝鮮之疆邊塞戢宣萬八千里顏行無逆雖有長昂五路禿
賴力免乍往乍復於山後河西之間然如蠅蚋釀聚塵散豈方
嘉靖時小小豕突之事哉而九邊餉額頓至四百八十餘萬蹟
其所由不知何始蓋比宏成之間踰十有二倍矣猶且盼盼動
呼庚癸揭竿欲起者所在而是施及於今邊餉歲出遂不復可
計是盡邊氛之故乎抑守戰不力之害耶夫枝葉太盛則蟲孽
趨陰一堵之牆而共爲壘斷將之所利卒亦利之 亦利之挑
構一隙而干害百沸勢不得不多設備若趙全高懷智之徒矜
弁而有也其始亦以謂冒口糧獵臘賞竊脂自覆而已卒使朝

寧罄千萬之藏填之而有不足由是而觀邊計贏絀舉可知矣
其贏之舉以積粟通商慎籓籬省召募爲上而召募一月動費
一歲之金其絀之舉以擁虛籍尅舞弊恣奸民躡出入爲上而
恣一奸民甚於奉敵國十年之餉今遼左未復黔中尙困天下
九邊獨以遼黔自爲首尾事浩浩未究但取薊永以西歲餉諸
額約畧較之薊鎮舊額僅萬五千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萬麻
中年百二十四萬今計左輔折色之數已百五十餘萬本色稱
之又益以鹽菜三鎮各六七萬則遂踰三百萬矣昌易井陘亦
二十萬十倍初時宣府舊額無過五萬今踰三十萬主客之餽
又百二十餘萬大同主客視宣府山西強半視大同延綏舊額
倍宣府自嘉靖迄今復再倍之此其幹謹者諸宣夏固原甘肅
之數或加十萬或八九萬更不止倍於舊時約九百萬爲九邊

之餉京運過半而天下歲入僅四百萬泉竭池頻亦可推矣又復加派天下地畝雜項之賦近五百萬萃之關上以俟東討之師討不可期則餉不可止此五百萬之中僅六十七萬爲遼左舊額耳餘俱新餉然遼左舊額初僅一萬不謂一萬始者今竟倍數百萬博之未利也自遼左軍興黔事繼之全楚之餉割以與黔天下之餉罄以與關物力大絀縉紳蒿目復思隆萬之時方隆慶時天下少休省寺之積尙四百萬然承嘉靖末年東南偏弊一日問司農倉儲幾何司農對僅支數月上爲懔然汰光祿之供得八十萬盡以濟邊施於萬厯用不大困十餘年間罔金之積至一千餘萬庚寅平倭轉餉一百八十七萬借罔金者百六十萬朝鮮用兵先後七年轉餉五百八十三萬而罔金出五百六十餘萬征播之役費百二十一萬而罔金出三十三萬

用一罔金而三勳俱集天下不知猶以其餘佐九邊之急每一告匱司農仰屋輒請百萬或三四十萬如渴而縮於井夫豈無大工大禮小小醜類蚤虱鼠雀之侵耗其內哉而充積若彼者其持之有道而用之有數也今光祿不會而罔寺如故積貯亦已二十年顧獨智然無一萬之蓄天下嗷嗷咸議鼓鑄過三年銅高於金末與本齊而錢流不反天下眈眈散其本業新餉已舊則獨以地畝雜項年例特聞甚哉持滿者之難也微天下富厚不及此然欲以此而長富厚養源泉則亦難矣先臣馬森嘗告我穆宗曰祖宗舊制河淮以南輸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輸四百萬供邊境因地制食中外不絀今一再變爲主客年例十倍遞增猶且不止鹽法屯田虧其八九民運之數逋其二三猶且守之與邊士爲利可歎也夫攷厥所繇人樂見金而輕積

粟粟死金生民乃不榮天下之耗大較用是也

說

治秬說

凡治秬只明日分斗差二事日分既定則氣朔星纏可得而考孟子所謂坐致千歲者也漢秬四分行之二百餘年而差因有以斗差減日分之說自何承天至郭守敬十餘家遞有增損歷家以爲長談卒無確據徒觀日食淺深星纏疎密隨時增減而已其實秬有至理皆出於易古人以易爲秬夏殷周皆用之凡易積爻成歲日月相差以分氣朔近而七年遠而六十年又遠而五百十一年又遠而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交半分中以爲贏縮日分斗差各有盈縮月行於一月之中日行於一年之中天行於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贏而縮縮而復贏疾而遲

遲而復疾令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遲疾日行冬夏之有贏縮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後之各有贏縮遲疾也此事不明由是千歲日至不復可定日至不定則算秬者猶之推磨量黍逐年安排而已譬如一日萬分以四分之爲二千五百分漢末已覺太寬魏晉諸儒量減日分自八十一分至百二十稍密矣然而終無的據至元辛巳而後減至二百七八十分必如郭守敬二百年消長一分之說則是上萬年當加百分下萬年當減百分以何時爲底止是日落量影揆長無極也今攷唐虞日至在虛危之間殷周日至在天鼉之首漢初日至在斗牛之際我明初興在箕八九度間今二百七十年日在箕三度則是大槩斗差六十三四年而差一度每年斗差只得一百五六十十分積六十年而滿萬分斗過一度也郭守敬用祖沖之之法

上算百年加一下算百年減一然至今秬漸贏斗分漸闕自春秋距今二千三百六十年已過二千一百八十四之限限外尙餘一百八十年又入盈秬一分有八過此漸盈復還四分之舊非謂上算日長下算日消也大統秬與今泰西秬都無得失祇是隨時損益看日食星纏因爲高下無敢立爲日至定分限年贏縮者卽使百密千親何關秬理大抵秬以易爲本以春秋爲用易四千三百六十九年半之而盈縮更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十八乘之而食數更起郭守敬自辛巳上推春秋日食得二十七八何可輕詆先年徐李諸公右泰西而左守敬邢魏之學右守敬而左泰西究竟以大統損益而食纏上下不甚差池何必謂四嶽之內天中以夾皆無寸管可窺白日乎先年見徐元扈先輩便進易爲秬源之說渠秬搖頭云易自是易秬自是

秬渠祇見大衍三統粗剝皮膚不嚴推步耳又言斗分合有盈縮猶月行之有遲疾渠猶沈吟謂今已行之不知今誰行者及至余談五百一十一年秬行退縮無復餘分斗差每年一百五十八分強每六十三年而差一度未嘗不心躡其說然徐先輩以祖冲之大明秬爲本祖冲之居於江左去春秋纔千年於四分秬上僅減八十餘分卽以百年一分加之距今千三百餘年祇加十三四分爲斗分九十五六分耳如何可用見今庚辰辛巳秬比隆萬間秬有用二千三百九十八分者有用二千四百餘分者如此則斗分漸狹當百年上下日纏始差一度自唐虞至漢千五六百年何以據自玄枵涉於斗牛漢距今一千八百餘年何以牽牛遽躋箕首動移五六十度乎必如隆萬舊秬有用二千一百八九十分者則斗分已三百餘分不過三十二

年便移一度此自梁天監間用之非久漸差何可定乎當知日
法初無四分斗差實有定法以四分之秣損其日行之數爲二
千一百四十四強是日行之定分益其斗轉之分爲二千三百
一十分是星移之實數以二千三百一十爲體以一百五十八
強爲用中空三十分是盈縮疾遲之極差也其法但以易一畫
積而上之至十八畫爲十八變得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
爲六十歲之實秣又以七十二乘七十二爲五千一百八十四
因而六之爲三萬一千一百四爲七歲之日辰外爲每歲之餘
分凡秣積之至餘分皆齊則爲日法此甚易簡非可用意損益
其間也其不可易者五百一十一年而日法皆齊齊爲縮極極
則徐盈其可易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而盈縮始代代則八周復
更其始中差一百四十進退其間譬如每年冬至日道極南距

天中二十四度其先後六七日間皆嘗浮畧一造其極必先後
六七日度其所造而酌中限是亦盈縮遲疾不可膠執之一證
也月以遲疾行於弦望日以盈縮行於夏冬斗以贏縮遲疾行
於四千三百六十餘年之內遲者若周漢之際率八十餘年而
差速者若齊梁之際三十餘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二年而差
若今明秣是也諸家一以爲定則刻劔而求一以爲不定則游
移莫據必如易法每歲之差一百五十八強進而疾贏二十有
五退而遲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約差一度遲者七十二
年約差一度斗差定則日分正日分正則星纏明星纏明而後
天道可得而言也泰西以測候爲工中原以理數爲主測候之
工存乎器理數之主近乎道以道資器則雜中之法可通於上
都以器遺法則上都之法已滯於北平矣每見諸賢杜撰甚多

皆蟻鬪咫尺之內不知易春秋是爲何物萬一後代欲脩祿律天文二書必以回回西洋之書稟爲圭黍是君子所絕韋于葛盧斷灰于葭管也易稱治祿明時亦云隨時損益然必須明其本深求其故如僅憑制器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疎密則郭守敬之測候星臺之衡管一一俱存何必道喪而求諸夷禮失而求之野哉

凡治祿得日至最精者須測至日日中晷影橫尺不差如郭守敬所制雙谿銜枚倒影入池者也兩都所用表臬皆非土中八尺之法不以至日景長一丈五尺六寸爲例然視其表端所到極長將復則其義一也周人以八起八爲卦候之準視其八八之中以爲極則每晷一寸而差千里方八千里圍之則爲萬二千里以盡九野日行之道今人既不斥則隨兩都舊表測之但

以兩至長短相較不差便爲眞候余少時嘗測日晷每冬至日道極南晷影極北其先六七日亦嘗一到祇中間一到者爲眞或遇明晦殊觀則後先莫辨又以夏至短晷先後較之則其眞候可得也今據黃赤道日纏除之不測日晷高下又不測先後六七日晷祇據先後二十日刻漏推之恐其至日時刻不能甚眞施於二十四氣未免紕漏所當詳定者一也

凡治祿家得日分最精者須明盈縮差法自劉焯祖冲之而后雖談之頗詳然是一年冬夏之盈縮非千百年升降消長之贏縮也古人祿用四分以四分爲極贏之候從四分中減去日數餘差三百六十六爲二千一百三十四極縮之候秦漢之間日在斗二十三度宋元而後在斗箕之間千六百餘年行二十四度

則是斗分每歲退轉百五十分

積六十四年退差一度也漢前用四分八九十年始差一度宋末用二千一百三十四分三十年便差一度雖未必盡齊大率差降贏而徐縮縮復徐贏今攷三十餘年前秌尙有用二千一百七十八分者去郭守敬辛巳秌差不過七八十分去祖冲之大明秌差不過二百三十四分今見新秌突行四分如辛巳年十一月十九日辛卯未正一刻冬至明年壬午年十一月三十日丙申戌正一刻冬至大餘五日小餘二千五百則是自斗差退轉五十八分外突進二百分與太初三統同秌非復元統華湘所議之舊并非復李之藻邢雲鷺所擬之今也雖澤中有火之象損益隨時而步斗推星之形升除有漸如全用此秌則日在箕三當百年不移一度如隨時更革則三五年內又當別算日秌如臺官密移與天贏縮則後修史爲天官秌律者當據何

方也要當考求日纏定星并授時大統差分原數定爲漸差在百五十八分內外以漸消長所當詳定者二也又秌數之說始於唐虞秌數之隆極於成周明興當天地再造乾象更始自洪武戊申距今壬午二百七十五年爲河圖中候凡秌數始於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十五仲尼所謂天地變化以行鬼神者也今正當河圖之中候宜修明禮樂敦崇教化先德後刑帥仁興讓辟有道之士以培孳土德起聘遺逸之老以冒扶國脈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以叶應天地孳格鬼神變蕃艸木消凶弭咎傳之無窮又諸秌家傳習私說互相詆訾雖更十年不能定立今旣能驟行四分推測日月亦無紕誤沿之四五十年必差一度宜因時定法使後世史官有所明憑况今當壬午之年爲成祖受命之歲又適河圖中候

聖主創制禮樂與海內更始宜以是壬午爲崇禎祿元行四分法至明年癸未冬至仍於四分內酌損斗差一百五十八分強以壬寅丑正七刻冬至爲參差追天立氣之漸庶可永遵爲一代鉅典使史館諸臣藉以起艸不爲後代之所譏嘲又以是時選舊史精通是業者搜羅二百七十五年經緯差池之數稍成編帙與會計漕運邊防兵制同爲六書以興洽文德輔翼禮樂使百代有所規隨裨益不淺矣

執中用中說

知道者不知道之所極始則不足以知道道始於虛物生而靜靜虛以正則天地之中可見矣天地之中始一而分兩循兩之端必還於一故中之中有一與兩無一與兩靜正則見之不靜以正則不見也諂諂之言而有是非膠膠之形而有妍媸是

之際不得中言妍媸之半不得中形故中者必還於無言與物以爲聲尸以爲形始故聖人貴冥冥之見而賤傾耳之聽貴默默之言而賤驟足之行所以養靜與正宅中而祖於天地故用一參兩用兩裁一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此數者皆非聖人之所執也用一參兩者一定則不復見兩其說在鳥火虛昂脊日之不同道也倏忽而易次千年則更舍用兩裁一者兩遷則不復得一其說在陸南之反於北薰極之反於溼也兼寒與燠則無有和日進退於兩而以得一酌取於一而以得兩者其說在損益以定管鐘鼗以校律灰飛於室而彼此不應也此數者聖人常執之而聖人不用常用之而聖人不執故中之於道不寄於物寄於物則其中散而不復可執聖人之執之則有三道焉曰衷也曰當也曰宗也衷者天執之物有曲

折不衷不得衷之可執可用也其說在晷之與表也在涉海者
之祀其南指也當者人歸之事有疑成約當則平當之可執可
用也其說在銓之與權也在執蓋者之重其柄也夫使聖人者
執表以揆日執指以祀海執銓以量物執蓋而覆天下則聖人
之手敝於鎚錘而目昏於睨眎矣聖人知其道之可執而有不
執可用而有不用將使天下之可執可用不可執不可用者皆
反於不動而歸吾宗故表晷律度銓權衡蓋者義和稷益夔伯
夷之執非堯舜之執也義和稷益夔伯夷之用非堯舜之用也
堯舜之道虛靜以正虛不見兩正不見一故使兩一皆歸於宗
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
至正至正則虛虛則中中而無爲之用可致矣故堯之試鯀非
爲兩執而試之也舜之誅鯀非爲兩執而誅之也喜怒不干於

中則德刑之合徐應於外夷之爲禮而百神來格夔之爲樂而
百獸率舞百神之視非爲中文百獸之聽非知申音也精誠極
於中則陰陽之氣從矣夫使堯參於兩聽而姑舉鯀舜參於兩
聽而姑誅之雖百年不爲刑政即使夷爲禮而叅虞夏之半夔
爲樂必酌咸韶之間雖纍百世亦豈有禮樂哉故聖人者有無
體之禮有無聲之樂有不令之政有不試之刑禮樂刑政皆樞
於中有不動動則衷衷則當宵日分之以中其星薰溲分之以
中其氣律度分之以中其物晷表分之以中其儀銓權分之以
中其數其分之者兩神其合之者一化故約居獨處而量中以
立其說在湯旱堯水而大治不息舜之抱蜀而曉於大麓也

黃漳浦集卷十五

書

思文皇帝與聖安皇太后書

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圯屬權奸之煬竈致
海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棲棲之時正當震來虩虩之候宏光皇
帝已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鍼
諸臣猶云靖南奏捷聖駕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
稷無所憑依直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
遠襲宋朝隆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
神靈憂憤於上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呼籲誠冀
高皇一綫得保血食雖身為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
將士赳赳桓桓咸援春陵奮蹟之文瑯琊渡江之典以為時不

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氛未殄必欲掃除醜肅清廟社續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陵追耿純之規於鄱上也秋風已勁六師屆期朕將親觀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礮所以不復懿駕所以南征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爲聖安皇帝卽尊皇太后爲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懽呼皇太后能御慈輿使朕脩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興居千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驚我孝陵移我鍾簾自晉宋以來禍變爲烈我殿下聞之爲轍餐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爲閩浙藩鎮諸大

臣之所維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摠忠能光我帝室者獨有殿下耳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旣輯睦無長沙東海之釁諸宗茅靡亦無復聖公益子之事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瞿子章顛勁土萃於鄱陽不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太祖聲靈幸猶存於謠覲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冀悉鄙懷

思文皇帝與潞王書

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屆錢塘躬睹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

既揭焜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
漑驚以就藩服雖忝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馬腥
穢已至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卽
欲取日虞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
引蕭王之義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迨至三江士民勸
進者十日之內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
罷龍驪自圖其主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當半
壁欲申討伐尙乏同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
意推賢則眾志難移持久則置祀足慮已勉徇黎獻以慰同人
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遺大投艱亦關天意古不云乎有天
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
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臆懷
非止以例相溷途艱多不易致故引沼沚之義以致孚神捷握
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淮王書

皇帝書與淮王都陽天下之奧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
百餘年矣此來兩都繼陷無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愾
者朕爲兩浙閩粵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
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宣處語曰江湖之民
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
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
情文不備聊達鄙懷朕於高皇帝爲九世孫王序似猶稍後乎
慈愛珍重亦尊長之天性也握手神切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書

皇帝書與桂王世子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未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祿未半皇天睠顧蠢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所以祐我高祖重闢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奧區嵐烟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麥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賁爾介圭以繹神宗之澤焉

監國與鄭三俊書

監國傳諭元嶽鄭先生孤想望風采二十年於此矣巖廟將興必有隆棟時雨欲降山川出雲追維往歲先生于飛之日亦卽孤垂翼之時也介狄不懲元夫是忌曾幾何時兩都忽焉凡我耆舊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靈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師父母孤念閩粵僻深必欲克復神京實資上游之力貴池北揭安慶南挹昌康建瓴東下力少功多先生能與袁臨侯商其利鈍乎信州以西衢嚴以東豪傑不少亦藉先生發其先聲耳孤與閩粵士民卧嘗薪膽不敢以皤灌之老役於佗夫儻以高皇之靈惠然來教孤將擁篲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

監國與劉宗周書

會稽劉念臺先生孤側聞高風久矣天未厭亂奸宄蔽煬使五朝遺臣退老丘壑先生還駕而國事日非曾未數月鍾山復震是孤中夜拊心而泣血也孤爲孝陵九世之孫少嬰多難壯值艱貞蓋先生肥遯之時亦卽孤垂翼之日今乾坤板蕩四海無主先生潔身獨行將復安之閩中士民粗安忠良不乏先生不

忘先澤能以隆中餘謨拯此忠壯固所願也卽復徘徊與江東父老鼓舞子弟共獎帝室高皇在天之靈所馮藉多矣臨風跂想不悉願言

與金正希書

板蕩疾威一遂至此誰非臣子獨令正希先生與不肖號籲於窮崖之下是高皇在天所爲悲慟也卜稷未衰明當復繼今上英武足媲高光而文采精博亦復過之浙東諸郡早已輸誠父老攜杖以聽詔書殺使奪印而歸者指不勝屈咸云子駿與機部倡之大江東西雖未能相及要其精氣達於風雲矣今諸戴斐臣來見主上欣然相遇不減馬援出隴西時不知見我正希當作何魚水也日前諸詔勅想都已達王伯齊一決明主不待丹陛之下耳句容朱潤生與茅山何成吾何敏吾兄弟決應

肘腋亦識時之傑也朱序何無忌不足以方之詞臣張家玉弔之皆與之蚤盟指日廓清得李孝原出於虔州楊機部出於臨吉更二三豪傑起於臨安則孝陵鐘鼓顧盼和鳴耳弟老矣羞談管晏今日爲披髮左衽破卻閉戶纓冠正爲海上牽舩放舵不得不知遇巢許道上作何掩面也武人開口說推兵足餉吾輩開口道不以兵車兩路合成卻有眞宰提衡於上安得與兄翁先生抵掌頓足揮涕而笑也主上決意出師弟欲諸兄弟團變成算不以敵遺君父把臂一呼便如無節之竹耳古今難易各不相同瑯琊安坐光武馳驅酌於其閒一日克復非吾黨誰復任之者斐臣兄已授職方監句容軍晤時必悉此中動靜臨風翹跂不悉願言

與艾千子書

千子兄望兄書至久矣麻談燦在目中決不異人意閏月散兵亦缺事想爾時恍惚不得不爾茅崗之禍兄與寄老同一化儼聞之酸切永定羅川均之不濟僕再書與光寰將軍勸其歸命而遲疑不果今益藩已至後夫之凶應獨受之但中朝寬仁以敦睦爲大不復追其往者耳羅總入蓮子洞如飽虎已當復來英■已疑金賊使孫之懈來領豫章金賊前受僕招稍有瑕釁萬吉人顯然宣其已撫遂復不果儻永勝與吉人能撫金賊僕亦竊受其庇食無言之福耳孫毅叟與僕同門相知最深此來不爲無意朱序中流當使毅叟建之不疑惜僕兵少未能成泚水之烈耳有裨將夏孚先趙之壁陳學鵬者三人皆可用率千二百人已至東鄉不知兄晤之未東鄉與進賢比肩揭萬年曾子家皆僕肺腑堂堂江右乃無一人如田疇太史子義者可歎

也戴初士頭髮雖除心孔尚在決不賣龍沙之路兄可遣人致不肖之意孫毅叟戴初士在豫章而使豫章陷沒則吾黨陷豫章非敵陷豫章也又建昌有廣兵一道可十餘萬新出盱江此陣頗知有僕幸作速遣人邀云閣部致意林孝廉無恙彼必自歸也朝廷喜負人此輩必不負人者歲事云迫六飛未動再有隱隱世事必不可收老兄今在職方不得泛泛復作尋常舉義僕物望輕微貴人所輕但爲蠻貊豚魚所信若在貴人前逗漏一語則吾事去矣明王宵旰憂此事度非諸貴人之所能辦如有定議不過鄱陽數百漁舟足當十韓九岳何必英布番君乎夏孚先兵先至東鄉老兄有便可使人調度不至落節趙陳二股必與俱來東進之閒賢豪不絕卽如永勝來亦以偏師待之分其形弓了無所吝也便附去孫毅叟書一通前有三書與

金聲桓想已見之范老子焚西夏書爲當時所怪今定不然唯
老兄調度爲高皇明德報恩罔極自是性分不關勲名上事子
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罄

與錢某書

蟄處天末無殊聾瞶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
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輿望所歸
經心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
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
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濯足江淮義旗所指
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槁
不復而曾霖寰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藪之用宜當膠目噤口
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
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
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蜉蝣乎此中逖聽聞信
不真倘宣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
戴箋啟從舊史之後顧瞻頂頓迸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
不盡

與鄭元岳先生書

元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
仰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
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
宜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
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
劍首一映而已某以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

呼籲朝廷眞以寒氷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
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社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
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
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
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帑力爲某助具桴鼓如朝夕還山亦
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書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旣而悔其不倫世寧有五千
里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
此間天末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警畿輔洵驚亦殷殷然在
寤夢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旣不得達家僮又未歸煩悶不
可言沓渚島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兔

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旣歷通涿抵河間授師盧聲未能
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衛從紫荆抵扶風則與背馳實不相當
誰從景滄挫其銳者王鏡山劉鶴州能以充濟之旅橫厲其衝
則川南楚筭皆不可不致也敝鄉水師想已蚤濟眾無知者爲
此趣究不得力曾霖寰登萊之任欲究此局涸鮒呼河河如
鮒何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圍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
孔用奸民導諸跳蕩能以一駟委之洞其要害諸叛

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衡輿
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間事安能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
止爲河干猾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委郡於野不待清堅無
半壁宵旰痛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方咎樂天之不終悼阻
歎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忍痛是足嗟耳雖黃繇人窮達由命

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鏡頸銅筋何必重游熊羆之館乎至
家已五十日自昇舂鍤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架間一顧之率
散佚不可問便頽然神阻嚮所云書亦粗有意決無從次第之
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墜緒不委斷機一爲外
物所遷則仰思旦起俱成中道矣興言及此雖兩文成不易數
字又安能詆譏遠瑗揚名狼暉乎廢興成敗有道之所不談然
其梗概隳枯盡在象正中匡濟餘閒用數枚青蠟了之生平簡
淺不於此中復作奧義也李舒章詩雅鬯清穩宛然唐人其文
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榻也仰誦長風并服溫劑餐
寢懷念不悉願言

與陳臥子書

臥子兄在鷺湖草草一別遂無復夫差句踐之境薪膽意自恨

又何必岐山之下此時人才如賀隗顧陸俱爲猿鶴寧復知世
間有不爲管晏者乎五六月再下錢塘策事不就乃奉唐藩來
至七建非得已也免於左衽而已比見殿下英姿天縱淹貫今
古始覺前人羅網罣於星河羨里夏臺辛苦未乏也七建風俗
未漓負箬拖船者猶足以奮得江浙左右爲之羽翼此足負朱
天而立北極耳雲間路寧遂中斷耶每與張霓老想望霞城諸
公一航一車如何可越必使兄丈與諸賢豪練海上之師與敝
鄉相應朝扶諸而暮碣石此可坐挾豺虎以飼鯨魚耳閭門曲
阿遂無練氣拔刀砍案意屬何人兄與彝仲能遂聳肩張目乎
菰蘆之下亦難久居抱石蹈海亦何可遽幸吾鄉有王相與決
策一年而下錢塘浹旬而入建業進無祁山之艱退無瀘水之
阻葛侯之去顏子想亦僅一間也前於啟事欲亟請諸兄與雲

升公祖來扶大業而談者動云迂濶昔邠原避地以入遼東馬
援遨遊以出西蜀此吾兄弟之邦衣冠文物結於雲漢何便遠
乎 暑深北去諸兄弟幸過此以襄大業武人大略閉戶自
守非爲謀者四方集勝其氣百倍不肖藉此以卻萊誅奄之盛
何必人爲水鏡家號鹿門乎千唯重念副此同心

與陳臥子書

臥子天下事遂至此倚葦作柱棟壓巢傾宦復以不肖爲迂乎
比明二百七十五年之麻丁宦反覆著於璣象二書使詩書無
徵則卜洛爲過矣建武太元尙二百載鄧仲華王茂宏亦猶之
中流耳即使臥子不爲誰爲之者西塞湖口皖城之險北扼王
家淮陽之道料理六合京口以待東宮徐出重兵北出清河西
出九江兩路討 持其所危以貽內安資新王之靈鼓方且之

氣從來蕙靡如落葉更生去其故蒂矣四五年先帝欲櫻社稷
使元良奮翼留都今之鍾陵與春陵同音矣天下喁喁同仰元
良如昏號旦而南中諸傑謬稱壓紐橫召四方作勸進表今東
宮朝夕至孝陵謁神烈山不知史道鄰伏地何所施其面目也
天末甕中述音不定如使先帝遺統未詔監國之號不動人心
則主社稷者卽吾君也草莽卑賤何有異詞先起爲藉後穉逢
殃戮力圖之是在臥子矣

答楊伯祥大史書

世道祇繫斗柄風雷自胎嶽瀆而菀柳詩人蹈及上帝過矣日
來天遠海樹雲稠隙光不漏矇眊之揣日籥跛鼈之跂岱巔不
類一絲何止萬里涂德公來得拜書知道體清豫并江關動靜
稍得掀眸比得建昌所惠書又在涂前八公所撰召對恭紀想

應見之大厦一木決不相謀滄海橫流聊以卒歲即使興元有
詔招七藩之魂齋室能謀決青燈之帳猶未宜以折肱之螳擁
唯塵之轍也巴涿動靜自不相關蝸蟻飛鳴何處蔑有才者自
才道者自道唯兄與弟自信得過耳朝家明以重擔交兄與鴻
寶天下心魄看兩家動靜擊壤餘生無所短長猶水泡燈隨流
滅明而已燕翁可出山未鍾山英靈想亦無恙左師江上鵝鸛
如何齋盜資兵顯無歸著此帳安可消除不肖兩次趣人出師
幾使募者欲拔其舌世事滔滔終當令此輩擬稍及目也賤體
日益虛撫案作書輒鼻衄垂下如峯懸瀑倚筇遶山不能百步
每風雨酸痛甚於曩時以此掩關益謝人事不知與化離類又
當何如著吾手脚也温陵二公百五十日未有家訊以此不知
神京動靜前疏單上已平下小僕亦未迴石帆消息無從問之

江表二公宥有使石帆陸沈之理近有分別簡便款中想載之
也予子似當噓揚過此多唱反屬和稀李茂翁勤王蚤晚入都
可慮念臺二無之撰猶之以薛抵楮唯冀天定勝人戎醜蹶生
屈於長道耳象正聞武林版已就未見分張中與前本異同亦
未能詳定皆草創也四詩誦之無斃外一扇二紗并致鄙意謝
謝不勝

與楊伯祥書

秋初接璣兄書乃知豫章猶未聞閩中動定前書乃錢塘造次
羣蜂幾自喫腹也六月中勸潞藩舉義迫不可爲下塘西勿
率西上乃與今上遇於桐廬萍水風雲奇耦適合碌碌因人未
免爲留鄴所笑然而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
而下之所未見也每見必與談璣兄精心雋識作大事不得機

兄猶南陽之無鄧禹目下暫寄銓宰猶驂馱之羈絡也袁江州
既不可收令人長嘆左家健兒尙多能遂化爲沙蟲乎熊京山
父子竟如何似當資其一臂之用戴初士劉世兄安能寂寂前
有書招舒魯直都不見來山川悠遠又有戒心無足多怪必如
上策鼓舞眾志番君英布決此湖水蕩滌鍾山豈可量乎敝鄉
阻遠勢緩節鄱陽之經旬建溪之彌月也能建大事者不在蚤
暮但恐盱江新破豫章無力虔吉之師不復能相從耳劉晉卿
暫借司成今亦安在我數人卽智不神禹勇不彭祖何詎不如
管仲唯璣兄圖之張兄家玉者有志節借試來豫章專爲商此
大策幸悉心教誨并藉入筆血共灑也

與蔣八公書

蔣年兄知已閣下比有人來傳相君意云須再疏辭謝者此自

肉骨之愛起死嘔枯情理當然義不可廢然自去歲秋前尙不
知兩疏奉旨何似至此五六月間頗有傳註誤見摘者恫惑久
之比八月家僮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眉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
鹽梅發香爲榛莽生色敝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荆
著識之千秋爲榮多矣八月後遣疏再出門又以邏緝人嚴遭
迴中反坐此稽遲又成隔歲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鴈杳然相
君諒之蚤也漳南自去秋而後無復淨土浦安和靖四邑鄰壤
嘯聚之羣動至千萬度其爲患甚於南安自江左震鄰而後呼
吸九連無復靜理某以松楸託於荒野每聞風鶴則村落遺黎
相守墓下頰飯甌粟濡沫難周決無舍松楸以就小草之事去
臘十三日爲諸生強一出行至江東絕壁中持杯昏眩隕身墜
崖可三十仞皆亂石嵌空觀者以爲萬無生理幸藉知已神靈

正墜石灰中得不盡粉僅左腕左足屈伸酸痛而已廿餘年通籍金閨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干死一生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倍過之而天上故人以為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弔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於懸崖楊軻沒於非命為有道所歎令某異日與庾楊同傳寧不煩八翁為一潤飾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霖霖在登萊想可無事方今人才江右唯楊伯祥熊文舉吾鄉唯何子陳平人而平人又不竟業可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馮倪二兄不能以析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大抒訐謨使吾輩耕鑿無恙別當摹勒誦德無窮乞休疏似稽遲然事勢如此幸函蓋之千禱萬祝首揆前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洪範明義并附正八書朱

完以俟來日諸愛大家垂念謝謝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張汰沃書

人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真為二錢緱嶺不還恰鄰子晉矣如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自為尊宿衛玠亦據彭年我輩視之黃鳥鳴哀不知汰沃如何辛楚文章憎命命又憎文章賢達中身多談卒釋寥消之言過於引淚耳先生幸自寬比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失以彼異人終當遠物既有屬離之緣不礙變化之路且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前見煙叔書來貴祖堂上有殘損此亦塵海上事不關閭風多藝多才周文所嘆野夫舉子蒜芋鉤連留得我輩尚存所謂真府之逸民諸天之逋客也少讀莊生願從散木晚觀向子已悟六爻合當共棄文緣同消化如即為知識談情抽腸縷血無益耳

從此言風水星命消禳補救亦爲俗人操柄落蒼黃子所哂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唯先生抑情達性徐賦右招加餐無恙

答張汰沃惠集書

惠新集又近百卷如使萬石藁行當復兼輒矣病中極目兩日未能百一章漢之波屈注就人雖曲池澄潭無復安瀾閱尺牘乃使蠅鳴俱齊簫籟自是交情見收要非文囿所貴也千里負青則已過矣老來益倦深愧曹袁前集誦讀尙未半今安得再二十年枕籍其中循脉望之緒引其絲髮乃欲使鄭市里人尙論崑淵織室浣衣高題絃非獨情義不深亦恐形模未得徒增割誤耳九成之臺旣已益薨雖有嘶風無復鎮理度天下相知無復倚撫利病深於斯途者黃五嶽孫洞庭造次雖深覺類不少胡元瑞虞德園才儲皆雋規鈔未兼先生上包淵雲下鎔

蕭庾去類剔瑕底精務盡諒使鄒枚生於梁代則密緯交加燕許締於義熙則聳裁必綴於左右濡摩或有或似庶於先生褰衣步塵嚮見濟南作賦疑其偏疎旣觀大復之作幾爲失笑然當代比於鐘鏞今捧先生感知所述征諸作及於往者陶秋小園諸篇陶鍛百家抽華揭繭雖元美猶有嫩音獻古終同屬草柰何輕夷王宋俯綴鍾袁凡五字之才料聲易選千言之製煥采多備至其精微鉢今命古非致遠鉤深靜專反約極盛大之源兼聖神之旨未有不以庸音儕於下里者自僕之見先生未嘗刻輟編摩晷離載籍又未嘗有聲華勢利纖滓其間溷客垢兒躡屣其內是以夙手杯尊不澆其神中身哀樂愈增其緻使何穉孝綜括宋代宜在子瞻之前鄭處州綱紀唐年亦非曲江可及先生巋然鵬舉七朝翱翔兩漢淵識茂藻掩映千年不知

後世耘瑤鋤琪何所著手要當繁如曲臺簡如三百金石動於
壁中祥輝發於甕底非復吾徒意見之所能料也周旣抱疴不
樂觀書亦自揆寸地無華枯流易竭唯當蕭條託於真放自獻
臘以來未有百行文字又篋中廢籍俱雜牛窩鎮日搬泥動成
揮插所欲亟睹大敘披拂名篇猶貧兒之想大嚼眾鳥之慕鷓
鳳雖流涎竟衣銜魚十里未爲暢情願也嗣當請教未悉頌言
燈下草率幸勿存草

與張紹和書

知繫念久造次不能自達世事如此亦非諸賢之過而風雲陵
谷大半欲遷爲之如何山中事樂塵海愁深每一舉眼唯有雪
涕二月十七聞關門訛言徵師再下乃寄孥毘陵卽解纜北出
廿一日至鎮江尙未知動定憶在嚴州寄書與熊撫云袁督師
已重處蓋爾時邸報未達誤聞之耳首賢此著真九州鑄錯後
人報著又覆轍相尋今大師價於外大獄興於內如貴王人夜
夢不寧自拷僕妾愈怒愈憊矣國運方隆而人事日異殊可怪
諸唯加餐自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別後被服尊賜通體知涼數候何匪翁未可遽暗然知此意亦
爲尼者所止青藜之老自當暗火照人世上隙光何足借乎周
仲先來與匪翁再商此事顧未之有應也此事自不足重紹和
直是諸君自出手眼耳而疎鈍若此天下更有敏妙者乎紹和
生平心熱某生平話癡均置灰冷未爲不可唯先生清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如某者更復何言但常得一新編不

用番百部耳十體詩序及三啟乃使王謝慙其鑿畫徐庾怯其
飄致自此以還海傾山剖某自誓不近文章乃見此殊欲袖其
空嵌也馳還尙瞻後乘

與張紹和書

朔日竄出哭殊不可禁尙未能拜諸長者直指近見弔禮甚隆
至鹿豕餘生不圖亦有芻玉之念構一墓廬爲時師更向今欲
更之愈補愈長誤點成牛今成畫猪又添翅角不知何物矣斗
米遂五十錢日夕鴻鴈不可言

與張紹和書

再蒙教音惶愧殊至廿年骨肉未能一酬卑枝微音聞者非遠
瑣闥貴人雖託面知終日扣門十扣百拒先輩之前趨起縮舌
強吐牛語目直頤赤不待今者乃知書生之賤也紹和先生卽

閉坐屋子精神徹天何須更問乃事草草一出卽使帛賁丘園
反令汲妨寒食離離寸陰鬱鬱澗松何須從此度其光影乎呈
身柔面今人所尊談訥下庭走者入篋銅雀臺妓雖佳乃不如
竈下厮卒婦耳粧顰作歡不禁欲涕以此遂恐薄於諸賢然某
不忍以半生之名易一日之養此間本末未易輕量廬江之情
久冀自見蘭亭卷已拜受想明歲禊時當圖言晤白水舫人飄
舟岸閣舍家不得拔足未能觀其懸情亦良足悲也太夫人清
豫萬福老母幸藉庇並謝謝

答張凱甫書

寇攘縱橫窀穸未畢每及霜露百草衰威顧望纍邛倚鋤灑血
今方經營合兆胼胝未能筆研之緣旣非荒頓所安兼又牢騷
不副仰誦鴻文循環來翰字削蜀桐言鏘泗磬使錢鏗二子結

其篋中魏騫諸孫繡其魚網讚則不逮誦之何爲所以躑躅選
隙掩啞避才嘆截錦之蚤還傷秉燭之滯晚者也兄體清思邈
昕夕神勞誠宜觀息北谷之元塞卻鷄壇之下一迸締義陶然
花鳥文致雖多經心耀火揀閱諸務羸弊愈多何者詠作則慧
繭獨抽揀閱則明膏四射繭獨抽者尙錦膏四射者易竭所以
先罷追古之轅次停馳今之趣亦尊公之極情良朋之宏致也
文雖饒興樂亦殊方鵠白蟲華俱有皋響松青蕙秀咸屬芬科
而覽者狎蕙以私松聽者遺蟲而採鵠亦欲原本自然逍遙乎
旨非獨魏武憂其損年楊雲嘆其滅性也城阿阻遐形懷縈邈
聊此貢素不悉言思

與楊機部書

知路皓月至深以爲喜徽事得台丈控制有人看彼中漸可收

拾然人心之變非復曩者不肖之心血盡矣看諸蹶張者中夜
提傀儡不覺心痛兵家呼百爲千嚇坐作走已成痼套不肖祇
爲無套爲世人所輕前發千二百往撫州坐一月無一人應者
今發二千救徽出門三十里正與敵值幸而斬獲未有信者兩
營錯路走德化凡十日不與敵遇而三營當敵婺源奸民引之
抵邑黃仲霖差人招降爲小隊所殺我師亦遂隕將僅足相當
走開化者尙八百人無由趨接可嘆也不肖以孤掌盪山得則
爲眾所睨失則爲眾所癡自兵自餉雖費丘山而眾以毫毛視
之看如此不百日潰決矣不日當至彼補其羊牢天若祚明當
有起而助予者度天下事須大力爲之伊呂失勢等於溝中無
益也紙上何足賴僕自過關來發書百三十封猶之敗葉耳武
臣愛財文臣惜死爲彼者虎爲我者鼠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台臺倘相念幸真切教之

與葉潤山書

荷蕢耦耕此最不難却於兩字大意未嘗夢在仲弓說得仁曰無怨孟子說得集義曰不餒先生於是精而收之譬之舟航不肖如被風捲過海屋衝石罍礁四顧茫然了不知所以先生如褰裳濡足盪漿救傾立地樹檣登岸自在自非仁熟安得義精因知仁義同輪無復聖賢豪傑之別也不肖初放園扉時諸老連肩過問不肖云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三月不出沈麟士劉簾傷手而泣涕累日因復收淚泫然諸老咸不愜謂此莫逃不可爲比不肖至今猶謂百事可放唯此意真至耳壻輩亦云先生初年以親在不共排闥今乃得共鋤瓜念此銷魂真感鳴鳩而頓足也醫者至知道體亦遂康和異日可省啟免之歎二

字大意到底以是結根知先生晤時相視而笑也千山未喪我萬里不孤鄰每想此言無由與潤翁誦之也聞翁稍瘥欲行心軫送逐未知何期得割網晤面耳行晤德水先生并爲致意區區稍秣希乞鑒諒

與夏彝仲明府書

獻閨過錢塘乃知老邇臺素舫已渡鴛水擬達空函奉慰而歸箭上弭蒼頭落落指日爲歲欲藉臥兄處寄數行未能也耽閣移時星霜復改迂慢之罪覆被難容抵家五十日仰視松楸俯問孥屬自龍蛇徂歲岸谷所以不遷井竈所以無恙者秋毫皆邇臺賜也家人每念邇臺鱗羽旬時不絕恆爲潛然內外子姪之荷裁成白骨起肉是之謂矣臘月始聞東警得卧兄書乃知鴻寶出山鴻寶受恩最渥託寄特重雖在平時無安坐理僕以

暮年毀辱百折幸遭解網如獺祭餘魚無鼓鬣之望想海內通人
不以辱金責其成劍也去秋在江楚瘡痍數十日下體痿墜
不復能步既稍愈還山復爲風濕所中今舉足蹇然如半駟驢
無論天步艱鉅非枯藤所負卽欲覓藍輦刺筍篙與二三兄弟
出入菰蘆上下洲渚訪坐樂樂握手道故何可得乎輦運未央
克生方茂三九之厄不足勞人老邇臺六月楚息起而匡扶其
後未爲晚也機翁與居清健長兄孝履清和并致候謝外附滄
素二端以道總帷之末七箸十行以佐粥飯臨楮悵然不悉所
懷

與夏瑗公書

瑗公邇臺經年不拜教音滄桑遞變遂有墜天隕雨之事元良
無恙宣平復興遐方矇瞽未遂絕於日月也明麻雖更天命未

改逸少止桓之談譙周仇國之論未宜施於今日鄭如水曾霖
翁黃又生馮留仙諸君子磊磊猶可一奮沈雲升方孩未亦後
勁之良也吳越福廣筋力尙饒而相聞不動坐待河清得無使
張超陶謙笑其下劣乎王室定亦宜復仇王室不定亦宜復仇
沐浴告公之舉與鼓楫蹴起之事上下相宜豈必魯連高其蹈
海墨胎護其首山耶思彝文達守道不終士衡兄弟貽哀聽鶴
世上儘有此緣當賴哲人先覺唯邇臺與卧子圖之某老矣去
臘墜崖兩臂垂折今右手雖存左手未能結襪自誓悠悠得免
於李業之禍終與螭蝓同朽耳唯願二兄與霞老染繒命旗令
雲升孩未得有所繫綴而麾之也

與姚霞澈書

霞澈姚館丈跂慕久矣風雲變遷星霜間之俯仰悲慨何可弭

忘晉宋之禍不及三宗金元吞噬未盡南服以高皇之業未及
夏商而隕獲如此以周麻揆之亦二百七十六而遂東遷蓋其
前候也此事談之十五年以前聽者邈邈恨不與霞澌談道耳
今眞主已出發表南極想念孝陵動輒悲涕下拜百姓求言圖
治薪膽餘烈渺不足稱也僕最無事又老且朽提數千之師欲
與正希會於蕪湖不知正希手臂能遂相及乎黃斌卿水師三
萬蚤晚出定海直趨江陰如此氛似猶可掃而大家夢夢與
揖讓講鄉飲之禮可哀也徽民亦久困養兵數載則比戶
俱斃矣淮陰有言不乘其鋒而用之矣則難動想正希碧崖諸
老亦慮及此也館丈深計之爲社稷蒼生明其義鼓禹稷顏子
豈有異人要是易地皆然不謂閉戶高於纓冠彈琴精於射戟
也千唯鑒亮不悉區區

與倪某書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肖栖胥江期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
有起而荷承者乃晤眞主於舟中決高光於話下今卽位已一
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佐之瑯琊昭烈不足稱也弟
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舍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

近在燃眉不忍以高皇手滌之世界復還是以皇皇栖
栖復勉一遇耳今八公已出蚤晚望吾兄俯而取日鄧禹第五
倫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宏緒幸勿以道路梗塞爲辭建昌
聞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
來典玉鉉與八公推輓未可翩然隴畝之下千望來旆錫以丹
青也

與何元子書

間聞緒論有以時果見收者此實無當都啟眾競之端冀親翁力持以爲不可也弟去志已決徒爲幾卷經書未能遽了譬小書生自租淨房避些家事耳才具時運德器事機百無一湊能得鍵戶二百日稍稍開目便可抽身宇宙大事掌持回挽自有親翁及諸君子在看古人史中固有屢逢訶責得副旁求者樗櫟當前不取忌於友朋卽見薄於主上一番浮沉一番汨沒愈爲時輩所輕耳自召對抗疏後光景是親翁所知外人誰復知者弟生平自量從不與世途爭道矢石當前持杯不動正不如風雨過時再看晴花也此番掩過如一生橄欖未食尙有微香使咀嚼吐去便無復味耳卽不出門接客未知動靜說辭說避都自不信但不可不使吾輩知其情實王戎不食苦李許衡不採荒梨明之幽獨布之知己唯親翁晤一二同調備道此意勿

以弟爲矯飾倒用詞頭也元翁親丈覽畢焚之

與何元子書

垂老殘年得偷餘息以觀親翁鍾鼎之業雖寸陰逾於百歲也時事尙可爲天數未爲過待人而行端在親翁矣某已耳順百節委頓天陰晦冥痛於刀鋸如此人豈復聞世上升沉事強起支床朗誦唐音以爲爰居之領鍾鼓鯨魚之聽鈞天雖不解頤聊契以臆也此道如雲臺匠結勢旣難徵才不易使某爲此必須十數日摹索之力而親翁申其鼓吹出以咄嗟以此調集八能輯和海內猶之社肉耳曩繹武陵不死之言未解所謂邇見鄴兄辯疏愕然久之天下高官固是解節之藥也有傳鴻寶與箕谷大用者不知果否烏風白雨莫定晴音鵲素鸞青各從本色寧內一絃堂前四詩俯仰之間不覩烽火其樂無極也謝謝

不聲所言

與何元子書

六月初七八邊長公自三山歸拜書教則猶是鼎革前事也世
界顛覆一遂至此雖蚤知其有今日亦寧意決裂便不可挽乎
姻兄嚮不當軸又際昌期乃入南都忠孝一身孝陵所護山川
鍾鼓實式憑之此間去天萬里謠言日生譎張莫測又自立國後
四十餘日杳無音問云轉一官眾猶疑信實如充耳而當道杳
無催檄討賊慰諭耆舊更始字內之意前二十條中猶往年條
例耳施爲注厝想未經姻翁之手天際扶傾幸與當道熟量何
如如劉白左三家之兵意如節度則何妨準晚唐故事徐圖其
後乎神器有歸人心貴一雲霓日月要有以起聳聳而振疲癯
若猶是數年故事何以復神京而警後造建武太元亦是好境

未可漫嘗也逖聽潑草幸唯以京贊餘聞詳悉示我爲慰

與何元子書

聞姻翁之厄而不張目拂衣者非人也欲撤諸部回未可得遂
栖遲十許日朝廷已欲勒兵授會二雲軍士聞之懈惰解體欲
使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固已難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舍叔度而師文淵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今漸撤兵從建
昌過豫章若過薇田之嶺是除夕花朝促膝之期也言不領筆
唯有慨然

與何元子書

病中見黃生來得拜台教喜滿大宅此兄豐毛勁翮愧無培風
負之不力十餘年仰企姻翁未緣自進今假此爲之雲衢矣擇
日執束脯以窺門牆惟親翁金篋是視魯鷄鵠卵昔人所嘆黃

生從此得所依歸也

與何元子書

獻歲拜姻翁書如矇眇之覩雲日垂念真至開示明達此自喬松廣蔭豈爲鳶蘿微風乎岸谷屢遷虹霓日化生在海濤瞻望天末雖在郵筒之間杳如軒燧以上往年以草莽不敢致書此時又以病苦久稽報謝微骨肉誰諒其誠者大易一部書祇爲出處語默四字弟於此茫無所得復持何物可報君友乎萬里孤臣九載環命百五十人中獨某一身雖銅面紅額橫草裹草亦當爲之然某實負病久處墓下中於風濕兩膝拘攣每值陰雨痛楚難勝卽欲效虞仲翔持戟緩步與馬相逐無繇也矣半生學問盡不時宜一日感知自疑他徑如不舍所學再覩舊顏浮藻柔翰厭之蚤矣姻翁巨掌霹靂已動天下予感平格非自

一日當此蝸蟻共沸之時徐進知言知人之說使禮樂征伐握之黼座鐸鐘鞀鼓還之書詩瞻烏跂兔猶或可爲也弟休矣半百餘生日就衰憊讀書閱人過目輒不復憶卽使兩膝不痛走及麋鹿猶無當於殿最耳元正愈旨至二月杪始知是時道途相傳多戒此四月乃知無虞繆遭一力自引牖下姻翁幸爲裁酌得達并致謝相君解其疎遲實出道路無偃蹇玩藐之意使松桂蕭然猿鶴不驚雖百世九京拜姻翁之賜也前縻好爵謝謝無量

與張元之書

兄翁之心弟所素諒獨不肖區區無以自矢亦欲終老巖岫歌詠太平而四顧陸沈媮生無地沙蟲猿鶴處處動人長爲悲歎也出師以來凡四請從事若薦叔子野孔毅趙游張六君子無

一至者危苦相棄亦天下常情恐朝廷有敝屣之心則不肖無入關之日不敢以此浼君子至於私心日夕懸結何敢忘也自廣信來如面牆九呼十咽無一應者看一二裨將少少頓挫以爲快樂卽欲見吾兄弟襄其寤夢豈可得乎初欲至饒州旨搗徽州之背已勅諸軍士先取饒州而饒州已復既令人入進賢東取盱江西取豫章而盱江已望風歸附仁人之功不勞破斧王心載寧是可歌也不肖蚤晚卽至東鄉牌已發矣俟休寧二小隊未歸日夕至便啟行無有滯礙唯搗徽一著尙須與兄翁熟商之聞諸軍士異同互訐深以爲憂尙賴訓練匡其不逮也

與張元之書

元翁老先生別十餘年桑滄屢變緬懷綠雪等於蓬濤嚮在炳藜之門晤京山君一詢動定今春留都擁篲相左徒於典策景

此高山耳南昌福地古云從不被兵而

馮陵遂使樟公驚

此風雨綠雪朱欄亦爲二陵分其惆悵也宗社至此非我臣子高談之時幸天未絕明南陽奮蹟今上以薪膽之心蘊風雷之烈文章性道卓越於人瑯琊昭烈未便扶輟是亦高皇之貽謀天作之勝事也今卽位已逾月而扶風竇融之書北地耿況之甲未有至者是江南之無夷吾人才之讓顧賀也卽使明主欲呼渾濬以下秣陵掃此復我鐘簾大資上游之力不知先生有以教之乎張詞林家王者膽智之士也幸授以方略并順長風而懷好音

與姜燕及書

燕翁閣下板蕩之感一遂至此使幡灌諸老少懋鍾山魚龍顛沛未遽若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阮旣賣吾君恐臨安更擁

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抵塘西才議監國使半壁
餘生竟爲猶且餘息奔逃真豺虎之所避食也方今敝鄉
議樹唐藩一再奉晤聆其言誨當是春陵瑯琊上下間人一往
形迹廓然霧消誠得閣下忠誠佐其千一卽建武太元出其腰
胯耳袁臨侯今何結束誠因此時鼓舞餘左順流東下反敗爲
功猶染絳練以爲旂常銷辱金而鑄鐘鼓非獨無跡倍有聲光
唯閣下重策勵之也僕與臨老交至深但未審臨老今日所在
閣下幸竭晝夜之思爲高皇留無疆之祚斯民受賜是仲尼所
傾心於微管也臨楮悵然不盡頃膺

與姜燕及書

燕翁老先生閣下自老先生行後星河翻覆不可復言僕在留
都三十餘日奉嗣而出裴徊胥江罷勉與潞藩語不可了而

人已飲馬於西湖矣今上起於南陽與白水共兆爲二鄭之所
推戴又好吏事不喜飲酒動遵節度每談神京及百姓疾苦則
慷慨涕下諸詔令批答日數千言瑯琊宋高瞻乎後矣豫章肝
江閩亦失守微管之嘆寧爲儆鄉敵入銳意必在上流想上流
英賢必無待盡之理臨安士民共役貝勒紹寧諸郡櫻城固守
溫台衢處蚤已同心以情形而別地利建大事者不愁於仰攻
也老先生爲江漢人倫所宗決忠定之策通寶融之書與機部
晉卿二三兄弟投袂應節此其時矣袁江洲汎勒猶可及收長
武以西人心未定決王濬之勝算振當陽之餘烈舉帆踏車豈
煩顧慮乎道途阻遠未審江楚決復何如必若金正希攄憤於
新安謝培原啟聲於東郡強弱雖殊鼓舞則一必翻彭澤以蕩
龍江洗其告我孝陵必在先生耳毒已深秋風已迅鋒

定則難動亦古人之所歎也涂德公前欲行請於閣下臨發適
已丁艱稍遲彌月時不可失爲之如何惟先生垂誨竚惠布置
慰我淵蛸謝無量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兄丈聞賣郭田助芻橐甚足以激獎昏氣此如真宰有疾
乞藥於秦人也抑捧土以塞匏子耳丙子之役亦賣一宅五百
金與三十六人俱及關蕩然南揖而反以此耗叔祁矣而叔祁
之心膽饒著於天下今南都立國四十日未有徵募之專檄議
說紛紛如顛躓夢中起床無燭牆頭相值過此再十日不知南
中江風波瀾當復何似王茂宏顧彥先擅其夷吾矣于忠肅徐
武功要結人舌以視時輩何啻千里叔祁觀此能復不喟然興
嘆乎宋自建炎而後尙有關陝荆楚晉自隆興而餘尙有青窵

雍州今茫茫海岸一葦繫匏仰諸逆弁爲劉何韓岳之事雖武
侯張昭自謂聾啞耳聞賊得輜重盡輦入關焚掠燕都騰烟累
日跡其所爲亦黃巢仙芝之流惜漁陽諸將無田疇史慈一二
輩踉蹌其後如昨所傳王鐵山恢復之信謬也鐵山敗逃久矣
江上豎儒乘暗取菓餅懷置袖中安知人堂構事恨僕老且僊
又生吾鄉載馳之詩所自惱其婦人矣前明二百七十五年每
每見之詩書天人參半十恆四五後明兩際春秋賴諸君子起
而夾輔夷吾子犯何遽絕德乎洪範釋中屢說此事想叔祁洞
悉之也前在羈庫作易象正先於釋年十二圖詳明此理尙冀
達人不惡其鑿耳偶得一部寄上請正殘疏似可不刻去臘游
山墜岬折臂不獲與執紼之役惶愧如何今病稍可但未能引
重無復匡時之意統集樂葛仰奉英風臨楮慨然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and a vertical margin line on the right. The page contains faint, illegible tex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清溪集卷之三

三

